



[德] 威廉·魏施德◎ 著

Wilhelm Weischedel

李贻琼 译



后楼梯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考

华夏出版社

后 楼 梯

——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考

[德]威廉·魏施德 著
李贻琼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楼梯:大哲学家的生活和思考/(德)魏施德(Weischedel, W.)
著;李贻琼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思想进阶)

ISBN 7-5080-2263-7

I. 后… II. ①魏…②李… III. 哲学家-生平事迹-世界
②哲学思想-研究-世界 IV. K8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488 号

© 1999 by Nymphenburger in der F. A. Herbig Verlagsbuch-
handlung GmbH, München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1999-2317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 次:200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5

字 数:215千字

定 价:17.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关于本书

“不经过正规的大学学习，不经过科学的思维及阅读训练，如何找到通向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或是黑格尔，通向他们那影响世界的知识的通道？你如何让你未成年的小儿子明白海德格尔艰涩的存在反思哲学，如何给你的生意伙伴上一课卢梭的《对前提的怀疑》，或是向某个工程师介绍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及其《哲学研究》的成果，在让他们信服的同时，还要使他们获得必要的理解能力，能够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维廉·魏施德将大量深奥的哲学文献弃置一边，仅在 34 篇短文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绍了众多哲学家的思想及巨著的核心，使他们的中心问题及其论述变得通俗易懂，同时又避免了因缩略而产生的理解上的偏差。哲学的后楼梯成了一个福利机构，由哲学家的轶事做向导，只绕一点点弯路，不需要读者哪怕是最起码的背景知识，就可以通向各个哲学家思想的核心。从两千五百年前米利都的哲学商人泰勒斯，到宣告哲学没落的现代哲学家路德维西·维特根斯坦，作者匠心独运的描述，使读者在这些哲学故事中找不到任何一点科学的傲慢和说教姿态。

（莱茵商业报）

序 通向哲学大门的两道楼梯

后楼梯不是人们进入一所住宅常用的通道。它不像正楼梯那样明亮、洁净、隆重；它冷静，缺乏陈设，有时还有点受冷落。但由此上楼不必刻意修饰，你平常怎么样就怎么来，平常怎么样就怎么做。不管从哪儿上楼，最终的结果都一样，无非是去找那住在楼上的人。

人们可以踩过保养整洁的长地毯，沿着闪闪发光的栏杆，庄重地走近哲学家。同样地，哲学也有一个后楼梯，去拜访思想家也可以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来，平时怎么样就怎么做。假如他不是专喜在正门的楼梯口迎接贵客的话，你会有幸看到哲学家平常的样子。走后楼梯不需要奢华的排场和装腔作势，你面前的思想家可能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有着他们独特的个性，你能看到他们伟大而令人感动的超越常人的努力。此时，因走后楼梯而带来的冷漠就会消失，你们就大可坐在一起畅谈一番了。

兴许有很多视哲学为高贵之学的人会苛责笔者的做法，假如他们还不致认为关注此事有损于他们的尊严。他们从前楼梯进入哲学是很简单的事，我在以前的作品中也习惯如此。而这次走后楼梯也是为了避免前庭特有的弊病，即在步入哲学殿堂之前，你会不经意地流连于装饰大门、前厅和楼梯的枝形吊灯以及神像柱。后楼梯则朴实无华，不易转移注意力，可以使你更快地接近目标。

感 谢

本人有诸多理由,感谢贝尔托德·施庞恩贝格——尼芬伯格出版社的业主——在出版本书第一、二版时的周到细致和力主续版的勇气。

目 录

关于本书 / 1

序 通向哲学大门的两道楼梯 / 1

泰勒斯 哲学的诞生 / 1

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 一对对立的孪生子 / 11

苏格拉底 令人烦恼的提问 / 19

柏拉图 哲学之爱 / 29

亚里士多德 属于世界的哲学家 / 39

伊壁鸠鲁和芝诺 不负责任的幸福和不幸福的责任 / 48

普罗丁 避世者的幻境 / 58

奥古斯丁 罪过的有益之处 / 65

安瑟伦 被证明的上帝 / 74

托马斯 受洗的理智 / 79

艾克哈特 作为非上帝的上帝 / 88

尼古拉 上帝之名的集汇 / 95

笛卡尔 带面具的哲学家	/ 104
帕斯卡 十字架上的理性	/ 115
斯宾诺莎 对真理的封锁	/ 123
莱布尼兹 单子的拼图游戏	/ 134
伏尔泰 困境中的理性	/ 144
卢梭 不幸的情感思想家	/ 153
休谟 怀疑论之船的沉没	/ 163
康德 思想的一丝不苟	/ 170
费希特 对自由的反叛	/ 180
谢林 对绝对的爱	/ 192
黑格尔 世界精神之体现	/ 201
叔本华 恶意的目光	/ 213
克尔凯郭尔 上帝的间谍	/ 222
费尔巴哈 一个创造了上帝的人	/ 231
马克思 对现实的反抗	/ 240
尼采 虚无主义的强力与软弱	/ 249
雅斯贝尔斯 成果卓著的失败	/ 258
海德格尔 关于存在的神话	/ 267
罗素 哲学作为抗议	/ 276
维持根斯坦 哲学的衰落	/ 284
 跋 或上楼和下楼	 / 293

1. 泰勒斯 哲学的诞生

接近生命终点的老人喜欢静静地回忆他生命的起点,哲学也是如此。作为一门已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学科,不少人已开始预言它生命的终点即将来临。今天致力于哲学研究的人,心头会时不时浮起一丝伤感,深感自己所倾注的事业开始变得令人疲倦和老人般软弱。这种感觉会激起人们反思过去的欲望,令人回想哲学曾新鲜年轻的年代。

然而,追溯哲学诞生的初始时刻又会马上令人陷入尴尬,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会记载如此久远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事件,将哲学的生日记录下来。所以谁也不能肯定哲学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就这样消失在远古时代的混沌中。

人们习惯上认为哲学的创始人是泰勒斯——希腊小亚细亚商业城市米利都的一个聪明的商人。据载他出生于公元前六百年,是第一个探讨哲学的人,但学术界对此说法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在古希腊早期诗歌作品中就可以找到哲学思想的雏形,赫

西俄德甚至荷马才是哲学的真正鼻祖。另外一些人则追溯得更久远,认为在希腊民族远未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前,在东方民族文化中就已经有类似哲学的东西存在了。

更有甚者,18世纪初的一位学者,柏林科学院院士雅各布·布鲁克——他按当时的习俗自称雅各布斯·布鲁克鲁斯,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厚厚的书,题为《哲学史评——从人类的摇篮到现代》。按这位学者的说法,哲学的起源要远溯到蛮荒时代,即人类的摇篮期,将拉丁文直译过来,就是人类还处在襁褓中的时候。你在这本书第一卷的扉页上会看到一幅太古时代的风景,中间一只远古的熊,正陶醉于啃食自己的左爪子。图片上方的文字说明是:ipse alimenta sibi(拉丁文,意即:他自为食饌),意思是哲学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养料,不需要先前的科学和艺术,有它自己就够了。简单地说就是:哲学源于自我,而且是人类还处于襁褓中的时候。

这样雅各布斯·布鲁克鲁斯在寻找哲学源头的路上就要不断地向回走,回到希腊之前,回到埃及和巴比伦之前,甚至圣经上讲的大洪水之前,直至介于亚当和诺亚之间,当人类刚刚走出第一步的时候。也正因如此,他这本大部头的第一卷被命名为《大洪水前的哲学》。这还不够,布鲁克鲁斯甚至在考虑是否在有类人之前,在天使和魔鬼时代就已经有哲学的存在了。当然,这一回经过缜密的研究,我们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天使也好,魔鬼也好,两者都不是哲学家。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即便亚当和他的子孙也变得越来越可疑。尽管在他们身上能看到一些哲学思考的痕迹,但因此就给他们披上哲学家的外衣确很牵强。据布鲁克鲁斯讲,亚当不可能有时间进行哲学推想,因为整天忙于身体最基本需求的人,正如圣经所说,为了挣面包而精疲力竭的人,到了晚上是再也没有精力去思考什么哲学问题了。

第一位哲学史学家、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也是这么看的。他大致是这样讲的：科学与哲学，只有当外在的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人类能够有闲情逸致考虑衣食之外的事情时才得以开始。最开始是在埃及，那里的神职人员发明了数学和天文学。而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出现在希腊，只有富饶的城市米利都的大商人才有条件做到。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追溯到了人们通常界定的那个哲学源头——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

关于泰勒斯的生平与性格少有记载。亚里士多德把他描写成一个精明的甚至是诡计多端的商人：有一天他注意到橄榄的收成十分看好，便买下所有的榨油机高价出租。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可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泰勒斯一开始从政，后又转向数学和天文学，后者最终使他成名。他能精确地计算出日食的时间，而老天对他也十分厚爱，在他预言日食的那天太阳真的就被遮住了。

这一事件被一位当代史学家作为哲学的诞生日精确地记录下来，他的描述很简洁：“古希腊哲学于公元前 585 年 5 月 28 日开始。”这正是泰勒斯预言日食发生的日子。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哲学与日食有关，难道哲学历史本身不是光明，而是黑暗的结果？

此外，泰勒斯一定是个真正的智者，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被古希腊罗马的权威人士用漂亮的轶事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母亲劝他结婚时，他回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等他年纪大了，母亲更是规劝有加，他的回答是：“现在已经过了结婚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更加意味深长：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生小孩时，他说：“出于对孩子的爱。”

你也许会认为泰勒斯在婚姻及为人父问题上的谨慎是一种值得嘉许的品质，但这并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哲学家。柏拉图

十分哲学化地写道：“泰勒斯观察星象时，因为脸朝上而掉到了井里。一个诙谐而机智的特拉克(thrakisch)姑娘嘲笑他说，他想知道天上有什么，却没搞清楚他前方和脚下有什么。”井底的哲学家固然可笑，但柏拉图却在这个故事中找到新意：“同样的笑话恐怕会发生在所有哲人身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习惯深思的人对周围的人和事会视而不见，他不仅不知道他(它)们在做什么，甚至没注意到那是人还是其他生物……如果他站在法庭上，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被要求必须说明他脚下或眼前的东西时，他肯定会引起哄堂大笑，不管是在特拉克姑娘面前，还是在其他民族中间，他会糊里糊涂地掉到井里或陷入其它尴尬的境地；他笨拙可笑，常给人留下幼稚的印象。”但最重要的东西此时却出现了：“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与其他生物相比，他的行为与承受能力有何不同，这正是哲学家孜孜以求、力图求得答案的东西。”这时事情便整个儿颠倒过来了，正如柏拉图所说，当事关公理的本质或其他本质性问题时，普通人便一无所知，显得可笑起来。于是哲学家的时刻便到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后来的许多人将泰勒斯尊为哲学鼻祖。他所关心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的本质。他要探究现象后面隐藏的是什麼，要弄清世界如此丰富的形态，像山脉、动植物、风和星星、人类及其行为和思想，实际上是些什么东西。所有这些物体的本质是什麼。还有，这一切是哪里来的？是由什麼构成的？什麼是它们的本原？那包罗万象的惟一，决定万物的形成、形态和存在的规律是什麼？虽然泰勒斯自己没有明确，但这些问题就是他的基本问题。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因此成为哲学的奠基者。从这至今，关于本质和原理的探索便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中心议题。

然而泰勒斯就此给出的答案却很奇怪。他提出水是所有物

质的本原。难道说我们眼前千姿百态的世界,这些山、星星和动物、我们自身和住在我们肉体内的我们的精神,所有这些都是水组成的?其最内在的本质就是水?这古代的哲学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哲学。

基于泰勒斯的这一基本思想,我们恐怕要把他归入极端的唯物主义者。我们可以在某些哲学史教科书中读到,在泰勒斯那里,作为纯物质的水成为最基本的元素,这位哲学家欲将世间万物引入物质的轨道。但需要补充的是,泰勒斯还只是一个初级的唯物主义者,因为他的关于万物最基本元素的研究远远没有证实他的论点。世界的初始结构如此复杂,绝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水即本原”的假设就可以回答的。泰勒斯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我们不必对他过时的假设太认真。

但也不要急于对早期哲学表示轻蔑。我们把“水即本原”仅仅理解为唯物主义哲学的表述难道就是正确的吗?如果再来看看泰勒斯另外一个绝非属于唯物主义的命题,那么疑虑就会更深。这个命题说:“万物皆有神。”很显然,在这里外部世界没有被解释为某种物质的组成,而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可视的世界,是神所在的场所,假如人类认为它周围的世界纯粹是物质存在,那它对世界的理解是错误的,要知道,事物的本质是神性在它们身上统治着一切。

这样,泰勒斯在他的关于水和关于上帝的命题中,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因为二者很显然是对立的:外部世界要么是纯物质的组成,要么充满了神的生命。既然是鲜明的二者取其一,那么真理究竟在哪一方?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解释世界,而且至今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现在的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应当把世界理解为纯粹物质原理呢,还是应当假设万物只是一种更深邃的东西的可见符号,世界是统治一切的神的意志的

表达,或者干脆就是上帝的作品?

那么泰勒斯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难道就像迄今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他真的把相互对立的東西孤立地并排摆在一起,不管它们是否矛盾,向我们讲述他的两个互不调和的观点?还是说,他的水即万物本原的命题,与神在万物的命题是相互关联的?分歧的产生或者是因为人们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他的水即本原,即把他的“水”假定为一个物质元素,而不是按作者本意,从泰勒斯生存的时代角度去理解。我们的自然科学观的理解方法是否符合公元前六世纪人们的世界观,这一点值得商榷。所以我们要仔细推敲,当泰勒斯说万物本原为水时,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依然是亚里士多德帮我们解答了这一问题。尽管他自己也不完全清楚我们这位哲学老祖宗要表达什么,毕竟他们之间隔了三百多年。但亚里士多德经过对这一模糊论断的反复辨认,认为泰勒斯可能想到了原始大洪水奥克雅努斯。根据古老的传说这次大洪水将整个大地淹没,是万物之父。或许有人在讲古的时候正好被泰勒斯听到:众神在立暂时祈求,环绕地狱的冥河斯蒂克斯将阴阳两界清晰地隔开。而誓言是最神圣的。亚里士多德在解释泰勒斯这个定理时,让我们回想起古老的神话,想到奥克雅努斯和斯蒂克斯、神话中的原始大洪水和誓言那具有魔力的神圣。亚里士多德要把大家引向哪里,已经很明显了。当泰勒斯谈到水时,他想到的不是作为物质元素的水,而是想到原始的神话力量,想到本原的神性。这样泰勒斯的第二个命题,即万物皆有神,便与此配合得天衣无缝了。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这儿一块阿波罗,那儿一块宙斯,而是说,万物皆由神力控制。我们在研究哲学时,不应将世界看作一堆毗邻放置的物体。宇宙中有一个统一的原则,一个强有力的神性物体在统治着,万物皆

以它为本原和存在。

为什么泰勒斯单单在水的影子中看到了本原的神性？据亚里士多德猜想，是因为所有生物都是在水的滋润下维持生命的。至于水是如何创造生命力的，这又与神力有关：它所到之处，将所有东西的活力调动起来。泰勒斯关于“水为本原”的定理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在万物中有一个神在起作用，它具有大洪水一样巨大的原始力量，像维系生命的水一样具有穿透性。

这是理解当时哲学本质的关键所在。它并非从初级的自然科学的提法和理论出发，而应当是在一个神话力量开始褪色的时代，捍卫神话中的真知，这种捍卫当然是以一种变化了的、对本原和神性探讨的形式出现。

但古代哲学从神话当中究竟继承的又是哪些东西呢？正如泰勒斯神秘莫测的表述：世界具有深层力量。人们对希腊的古神话理解得太肤浅，只是把它们看作被称为神的虚构形象的滑稽故事。当希腊人谈到他们的神，更多地是指现实世界隐秘的深层。他们认识到贯穿于世间各个方面的斗争现实，称之为战神阿雷斯；他们意识到正午那超自然的宁静，称它做泛神，并以此来表达他们的世界观：一切真实的东西都建立在神性之上。神性的存在才是现实之现实。

这是古代哲学的起点，虽然它不能再简单地借用神话故事。它开始的时代是人们对宗教观念产生怀疑的时代，人们意识到必须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去思考。但哲学却要在提出和思考问题时维护神话和宗教中真理性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它发现，一个古老、不变的真理就是万物不仅表面上形态各异，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在统治着他们。

挖掘这深层的东西从此便成为哲学孜孜以求的目标。哲学发展到今天，它所处的基本境况依旧，它与宗教思想之争依然在

继续。即便今天,而且正是今天哲学走上了一条危险的路,致使它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时容易走向世俗的世界观,即一切都是纯物质的。一旦走到这一步,哲学将失去它一开始所拥有的东西:执着地溯源而上,探索深层和本原。不将自己交给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不间断地探索本原,至今仍是哲学的工作。

当然,这是个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因为世界在粗浅的观察下不可能显现神性本原。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不外乎是生与死、产生与灭亡的令人悲观的对立。我们如何能够将如此分裂的现实与被我们看作永恒的、不生不灭的神联系在一起?它又如何是暂时的永恒基础?

解答这些问题正是哲学的使命,而且一向如此。希腊人痛苦地发现,现实世界所有的美丽原来一直处在死亡和虚无的威胁之下,但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使希腊思想沉默地听天由命,而是满怀激情地努力从神本角度更深刻地去理解暂时世界之可怖。

古希腊哲学也是如此。当泰勒斯在水的形象中看到神本原时,他正是想用永恒来解答暂时性所依的问题。因为虽然水是不变的,水永远为水,它却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一会儿是汽,一会儿是冰或雪,一会儿又是小溪和大海。形式千变万化,本质却始终如一。神也是如此,永恒而同一,却变幻着自己,因此成为不断生与灭的现实世界的本体。

泰勒斯的弟子,阿那克西曼德,对此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从有关他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生与灭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某个东西出现又消失了,我们自身出生了又死去,整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生与死的舞台。如何去理解这一切?如何能够肯定世界基于永恒和神性?

阿那克西曼德沿着这条路得出一个伟大的论断:事物的消

亡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对叛逆的惩戒和处罚;死亡是为了赎罪。那么罪从何来?罪是因为某一事物执拗地想超出为它的存在界定的尺度,但这样就给其他事物带来罪过,因为它占据了他者的空间,阻碍了它们生的可能性。在阿那克西曼德的眼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顽固者妨碍了将来者的存在,因为由此对将来者犯下了过错,于是它必然要逐渐消亡,好为新事物的上升留出空间。

世界就是如此,而阿那克西曼德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看法。这说到底不只是一个东西欠另外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对神本原的违背。既然世间万物皆因它而生,它就应当被看作绵延不断的、具创造性生命力的本体,阿那克西曼德称之为无限者和无穷者。如果某些东西为了自身的存在侵犯了他者生存的权力,就意味着无限者失去了它的本质意义:创造性,无穷无尽产生新事物的生命力,它自己就要僵死。这样,事物的消亡,或者说现实的令人奇怪的现象从神本角度来看就是合理的。坚持个体生存的东西必须死去,无限者才有生命力。暂时性对哲学和人类来说是个巨大的谜,它只有在神性的不朽中才能找到自身的意义。这是阿那克西曼德深思熟虑的结果。在他仅存的断简残篇中有一段较长的篇幅是这样表述的:“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万物发生之处必然也是它们寿终正寝之所。因为时间法则决定了它们应为自己对他者的过失相互赎罪。”

当然,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看法在哲学今后的历史中不是惟一有效的,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探求新的答案。但问题从来没有改变。正因如此,哲学每每走到它历史的关键时刻,都会回到它的起点,重新以直接的方式提出现实的绝对本体和恒久性产生暂时性的问题,因为这从来都是所有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哲学关注世界、万物和人类,但它最终的问题却是世界的深